

这算是一条“吓人一跳”的新闻——春节过后,中原地方一家土特产商店,大门口反复播放的LED上,赫然出现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”给它的“贺信”!

国务院给一家土特产商店发了贺信?这自然是商家店主,一厢情愿的事儿了——当然这封“贺信”,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,据土特产商店辩称,它的产品被列为一个“论坛”的“唯一指定农业特产礼品”,而这个“论坛”,又得到了与“国务院”似乎稍能搭到一点边儿的某“中心”的“指导”,于是店主的想象力,便格外丰富了起来,于是为“国务院”捉刀代笔,“代写”了这封“贺信”发给了自己……

其实这类假借大旗给自己发“贺信”的事,近年以来,绝非独此一家。某地洗浴城开张,不是赫然悬挂了公、检、法、司的贺牌吗?似乎这样一挂,桑拿即有了靠山,小姐也变得不那么暧昧;某地建材城开业,不是大门进处,也摆满了工商、物价、质监乃至海关各司的花篮吗,似乎这样一摆,它的诚信、公道、优质就不成问题了。至于

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黄玉麟的壶艺作品。

黄玉麟的壶艺功夫,首先体现在泥料配制的独到。就像一个高明画家笔下的色彩,都不是用现成的颜料,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理念来调制,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。黄玉麟做壶,泥料都是根据壶之特点,融入心性,反复调配。有时是粗泥细做,有时是细泥粗做,亦有粗细搭配,浑然而见天成。雪花泥,是黄玉麟独创配制的紫砂泥料。《雪花升方壶》,宛如江南农村用以称粮的容器,折射出民间祈福祷丰的心态。素面,壶盖方正,壶钮四方,流,把,皆为方形。器型整体显得干净简洁,挺拔刚正。红泥中铺以黄砂,吉祥而富足,呈现出浑厚莹洁的色彩。

《弧棱壶》,黄玉麟代表作之一。它的前身叫觚棱壶。乃陈曼生之款形。觚为古代酒器,后又演变为用于祭祀、陪葬的礼器。觚棱,则是古代建筑上的名称,一般指官阙上转角处的瓦脊。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班固在其《西都赋》中,有描写汉武帝西都长安的诗句:“设璧门之凤阙,上觚棱而栖金爵。”曼生之觚棱壶,其实就是瓦脊的断面形。曼生在这里借觚棱壶以明志,谓世间人事,应讲规矩方圆,不应模棱两可,一把壶里隐喻着为人处世的道理。那壶身四周,处处锐角,润中见锋,乃暗合“觚”有棱角之意。

黄玉麟的《弧棱壶》,是对曼生觚棱壶的一次重新演绎。从造型上看,黄玉麟的弧棱壶强调圆润,消解了曼生弧棱壶的棱角,风骨层面上的东西也少了许多。这就是文人与艺人的区别。

该壶的泥色似沉香而略带青色,有冰莹玉质感。工艺制作上,黄玉麟把圆润的元素放到了最大,让人感到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壶功,还隐衬出他内心的柔软部分。那种“润”,应该是江湖一笑式的皆大欢喜,是举案齐眉式的琴瑟和谐。

黄玉麟成名后结交了许多文人朋友,这一件《弧棱壶》,也是与画家吴昌硕的唱和之作。

壶体一面铭:
“诵秋水篇,试中冷泉,青山白云吾周旋。”
另一面刻:

“庚子九秋,昌硕为咏台八兄铭,宝斋持赠,耕云刻。”

文人与艺人的惺惺相惜,又见一斑。



某县一个商人的十龄之子做生日,屏幕上打出该县“县委宣传部”的祝辞,就更令人费解了——执法机关给桑拿贺喜,以及政府庆贺商店开张,舆论之间,初始之时,是沸反盈天的,拍砖无数,说是官商合一,

谁发来的“贺信”?

司马心

万炮齐轰,斥其不该“合流”,但是查下来,才知道这些官府,无一送过贺幅花篮之类,大多为商家店主自己送给自己的,至于那个“县委宣传部”,更不认识十龄童以及他的父母,属于假名自贺,一如那封“国务院贺信”。

由土特产商店门口的LED,还想出了一些“企业家”的豪华办公室——宽墙之中,大班桌后,并不少见“老板”与达官贵人的合影,这些合影,不少是真有其事,握过一把手,便放成大照片,举过一次杯,便做成大制作。然而居然也有不那么真实的,曾见过一位乡企小老板与某领导人的“热情握手”,诧异之下,请

另一件《鱼化龙》壶,乃邵大亨原创。题材取自传统的鱼龙变化故事。乃喻“鲤鱼跳龙门”之意。壶身以极规则的海水波浪纹组成,荡漾开去的线条,变幻成汹涌的海浪,从浪涛里探出龙头,口吐着一颗宝珠,极大地满足了中国民间百姓祈求富贵平安的心理,纵观壶体,但见行云流水复变成海浪腾达而飞升,龙壶钮为龙头,伸缩自如。浪花翻卷演变为壶嘴,龙尾延伸自然为壶把。《鱼化龙》一出世,窑场轰动。与《弧棱壶》相比,该壶更是圆润如玉,故有人赞誉他为“玉麒麟出世”,且以“玉麒麟”直呼其名。

黄玉麟还多次仿制过供春壶。那应该不是简单的仿古,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先师的一次心灵叩访。几十年后,许多藏家拿着黄玉麟的供春壶,都说是家藏的供春真壶。二十世纪的一代紫砂泰斗顾景舟,对该壶曾经这样评价:“该壶形似仿生香橼,一说似树瘿,树皱满身,纹理缭绕。取瓜蒂形为盖。泥色黄褐,朴质轻巧,端握舒适,出水流畅;象器物于未识之中,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,大智若愚的势态。”

然后,顾景舟指出,这些几乎乱真的供春壶,皆是黄玉麟的高仿。

黄玉麟晚年多病,境遇每况愈下;手脚一颤抖,壶愈做愈差,生计必然窘迫。这通常是紫砂艺人的命运。有方家不客气地指出他也有失败的作品,如圆器之类,浑塌塌然,润洵有之,巧丽欠缺而无风骨;一个人到了晚年,精气神不行了,就应该隐歌归山,不要再有什么动静,更不要对晚辈指手画脚了,艺人如此,政客亦如此。可惜许多人做不到,像得一塌糊涂了,还在那里折腾。不过,黄玉麟这样杰出的艺人,最后其实还是迫于稻粮谋。当生命的烛火飘摇欲灭的时候,那些已经不能代表他水准的壶,真不应该成为他生命的最后注脚。

很小的时候,雷锋这个名字就常在耳边响起,上了学,老师又给我们讲雷锋叔叔的事迹,讲他的“螺丝钉”精神,讲他雨夜送大嫂的感人故事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学雷锋做好事的习惯始终跟随着我,谁知正因如此,竟然成就了我的美满姻缘。

中专毕业后,我回乡做了一名代课教师,虽然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,但每月200元的工资却成为我婚姻大事的一个巨大的障碍:邻里街坊有想给我介绍对象的,听说我的收入,便委婉地找个借口把话题转到别处了。

也算是天意,有位同事的姐姐一次去学校,得知我各方

面都很优秀,但就是因为挣钱太少都快三十了还没找到对象,于是便大包大揽起来,说是一定帮我找个好姑娘。当时我只当是玩笑话,可谁知还没过一个星期,便传来好消息,让我星期六去她家相亲。

好不容易捱到星期六,一大早我便骑上自行车往同事姐姐家赶去。走着走着,只见一个大娘满头大汗地推着自行车急匆匆地往前赶,我下车一问,原来这个大娘是前面村子的,今早从娘家回来,半路上链条突然断了,今天家里又有要紧事,这才推着车赶路,连急带累出了一身大汗。

我看了看断开的链条,没

问您何时见到过此高官,才知这只是PS的杰作,属于移花接木,一项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“技术”而已。还见到过一位“董事长”与克林顿和小布什的“相言甚欢”,这更是电脑上的手脚啦——奇怪的是,“外国”的领导,也能给咱们的“董事长”长脸?

说到这个“长脸”,土特产商店的自撰“国务院贺信”也好,洗浴城的自悬强力部门“贺幅”也罢,究竟是为了什么?有人说,是拉大旗作虎皮,为了“吓人”;有人说,是借助钟馗,为了“打鬼”;当然更有智者指出,这多少反映出我们某些国人的“官本位”的深层心态,明明人在江湖,在商言商,却要依附官府,凭借权势,能做“红顶商人”,出入官场,自然好,即便攀附不上,无法入流,也要自撰一封“贺信”,假送几个“贺幅”,借以“服众”,更聊以“自慰”……

只是这种“本位”、如此心态,究竟从何而来?有什么“现实意义”和“存在依据”?倒是值得我们反思的——千万不要把这封自撰的“贺信”仅仅当成一个笑料,或当作天边的浮云,一飘就过去了呵。

我喜欢逛老街。老街是一个城市的胎记,有这个城市的信息代码和遗传基因。到日内瓦的第一天傍晚,闲着没事,我就揣了一本关于瑞士的小册子去逛老街。

老街在城南,建在山坡上。街区不是整齐的棋盘而是破碎的蛛网。街道用碎石铺成,弯弯曲曲,从下往上全是斜坡。街道两边,多是古老建筑,雕饰着人体的墙面,厚重的雕花木门,白漆的百叶窗,铁艺的灯架,废弃的半圆形石制水池和造型奇特的青铜水龙头。街道交叉的路口,常常是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,几株大树,一座喷泉,五六把长椅,三两块草坪。不要小看了这些街道,说不定哪栋楼的哪个房间住过海涅或雪莱,也许哪座貌不惊人的小咖啡馆,它的常客就是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李斯特或拜伦。

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,街道上行人稀少了起来,街灯也悄然亮起。我决心先寻找那个1864年签订过第一个改善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市政大厦。不经意间,走到了一座巍峨的教堂面前。这是始建于12世纪的著名的圣彼埃尔大教堂,宗教改革

瑞士老街

张宝林

家喀尔文曾在此布道20余年。轮廓灯绘出了一个奇特的建筑群,古典式廊柱,罗马式门窗,包围着一个直刺苍穹的哥特式的尖顶,书上说,那是古犹太教堂的尖顶。在数百年的不断修缮中,几种不同的教派,不同的建筑风格竟能和平共处,相安无事,这是一种最高境界。我绕教堂一周,教堂内

隐约传来悠扬的圣乐,仿佛来自上天。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似乎受到了邀请,但不得其门而入,正彷徨间,一个青年教士从前侧门出来,打开铁栅,放他们入内。乐符在那一瞬间涌出,犹如石隙中喷薄的鸣泉。

市政大厦在大教堂西面的一条小街上。说是大厦,实际与别的建筑没有大的差别,所以我路过时竟没有发现。回头再来,也只有行注目礼的兴趣了。倒是它对面的军火库是一个开放式的敞廊,里面陈列着几尊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大炮,轮子差不多有我人高,炮口让人摸得锃亮。里面的墙壁嵌着几幅彩色壁画,拼花图案里,是世俗的百姓和张扬的将军。

军火库的斜对面,有一条叫大马路的小街,是

当年的豪华街道,两边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房子。我猜想,每一间老房子里都深藏着些许秘密。比如,门牌40号的那栋石头楼房,一楼有一个很大的橱窗,摆放着不少工艺品,似乎是一家商店,但它二楼的两扇窗户之间,一盏射灯照亮着一块石牌,上面嵌着一枚浮雕铜像,下面刻着:“卢梭 1712年6月28日诞生于此。”

在一条坡度很大的街上,有一个橱窗引起我的注意,因为在日内瓦很少见到英文,这个橱窗里却有英文说明。哦,对了,这个小小的教堂,就是喀尔文的战友、

英格兰名牧师约翰·诺克斯当年用英语传布新教的地方。

我漫步在老街上,拾捡着历史的碎屑。每多一些发现,就多一份欣喜。

我想起了我们的老街。无论是北京的四合院,上海的石库门,如今保存完好的已不多多了,更不要说整个城市的老街面貌。这真让人感慨不已。

雨大了起来。一辆两厢的轿车亮着灯从我身边驶过。我意识到,我该回寓所了。



龙印 江德兴 篆刻

出版社出版,不出半年就再版,可见任政先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。

我与张明敏师出同门,她长我6岁,天分很高,习书用力,常得到任先生的夸奖。如今张明敏已成为上海书法家协会女书家联谊会副主席,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这枚“龙”印为江德兴先生所制,江德兴闻讯后,约我相见。他看了“龙”印后,感慨万分:“任先生德高望重,热心提携后进。一次任老说龙年是他本命年,嘱我为其篆‘龙’印。我寻觅到汉代瓦当上的龙纹。任先生看后说,瓦当上的龙纹比较粗犷,而他写的书法走的是娟秀的路子,故龙印的边框要略做细一点,与书风相一致。”

作为属龙人,在龙年获得任政先生用过的“龙”印,传承“龙”文化的使命感不由地在我心中升腾。

春花万放

(中国画)

程多多



壬辰新春,龙年伊始,我意外得到书法家张明敏女士惠赠任政先生使用过的“龙”印章,让我这个属龙人喜出望外。

这枚“龙”印,造型典雅,龙姿斯文、灵秀,没有一点霸气,我十分喜欢。由边款得知该“龙”印刻于戊辰龙年,用的是当时常见的青田石。36年前,任政先生时值本命年,嘱人篆刻。

三十多年过去,古道热肠的张明敏,特来报社看望我,一起商议能否为即将到来的任政先生百年华诞纪念活动作准备。那天,张明敏还将自己用正楷书写的拙作咏西施七绝两首相赠。笔力遒劲、端庄秀丽的书作上,赫然盖着一枚“龙”印,我随口说了一句,方便的话能否拓一枚印花给我,想请文友复刻。张明敏郑重地告诉我:这枚

“龙”印,是任政先生在其晚年时赠送给她作为纪念的。这让我肃然起敬,难怪这“龙”印那么面熟,原来这“龙”印,我在任先生府上见过,在他赠给我的书作上也加盖过。回家

任政“龙”印传佳话

钱汉东

后,张明敏思忖再三,最终决定将“龙”印慷慨相赠。夺人之爱,怎么可以这样,我婉言谢绝了。但张明敏说龙印留给属龙人在本命年使用,更有情趣,执意让我收下,我真有点坐立不安了。

“龙”之印三十多年后传之我手,实在是缘分啊!30年前任先生特意为我书写过一本行书字帖《唐诗绝句》相赠。前年我已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,不出半年就再版,可见任政先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。

我谢过大娘,再偷眼看看她身边的姑娘,她脸上竟然泛起一抹红晕,但我心里明白,自己这辈子恐怕是没福气找一个这么好的姑娘做妻子了。

来到同事姐姐家,同事和他的姐姐已经等着急了,但好在女方还没到,于是我们就边聊天边等。

不一会儿,门外响起脚步声,我们忙起身迎了出去,一见来人,我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,

漂亮的姑娘,我竟忘记了口渴,半天也没喝一口,直到姑娘红着脸转身走了,我才缓过神来。

喝完水,我向母女俩告辞,得知我是来同事姐姐家相亲的,大娘笑着预祝我相亲成功。我谢过大娘,再偷眼看看她身边的姑娘,她脸上竟然泛起一抹红晕,但我心里明白,自己这辈子恐怕是没福气找一个这么好的姑娘做妻子了。

来到同事姐姐家,同事和他的姐姐已经等着急了,但好在女方还没到,于是我们就边聊天边等。

不一会儿,门外响起脚步声,我们忙起身迎了出去,一见来人,我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,

十日谈

在学雷锋的日子里

学雷锋,不受时间、空间、行业的限制。